

移民

孙永明 著

人这一辈子总是这样，
圆了一头就缺了另一头，
两全其美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去创作，其结晶就是这部《移民》

手机响了，是章牧打来的。鲁岩说：“你老先生躲哪儿去了？满世界找你都找不着。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顿饭吧？……为什么？我要去白大夫老家了。……我能认识哪个白大夫？白求恩呀！我要去加拿大了。……对，移民。”

新华出版社

移民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民 / 孙永明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11-9972-3

I. ①移…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4267号

移 民

作 者: 孙永明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孟 通

责任编辑: 孟 通 郑建玲

封面设计: 维诺传媒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35.5

字 数: 86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972-3

定 价: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十四章·····	294
第二章·····	15	第二十五章·····	307
第三章·····	29	第二十六章·····	318
第四章·····	43	第二十七章·····	328
第五章·····	57	第二十八章·····	339
第六章·····	70	第二十九章·····	350
第七章·····	82	第三十章·····	361
第八章·····	96	第三十一章·····	372
第九章·····	109	第三十二章·····	382
第十章·····	122	第三十三章·····	396
第十一章·····	131	第三十四章·····	411
第十二章·····	146	第三十五章·····	430
第十三章·····	160	第三十六章·····	445
第十四章·····	171	第三十七章·····	458
第十五章·····	184	第三十八章·····	470
第十六章·····	198	第三十九章·····	483
第十七章·····	211	第四十章·····	492
第十八章·····	224	第四十一章·····	504
第十九章·····	235	第四十二章·····	519
第二十章·····	245	第四十三章·····	529
第二十一章·····	255	第四十四章·····	539
第二十二章·····	270	第四十五章·····	547
第二十三章·····	282	后 记·····	563

第一章

春风得意马蹄疾。鲁岩是个记者，自然不配有蹄，可今天的腿脚也格外轻快，平日里步履沉重的他是跳上滚梯的，动作之矫捷，丝毫不亚于钢琴王子克莱德曼那双在琴键上自如翻飞的手。

这是位于北京西单南口的一家购物中心，多年间几经装修，如今已稍具几分贵族气质，可在鲁岩眼里，它还是当年那个以商品齐全、服务周到而闻名京城的百货商场。

站在缓缓下行的滚梯上，他俯视四下，脑子里竟倚老卖老地跳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哦。

鲁岩并没有夸口，至少在此前12年里，情况的确如此。鲁岩的单位每日新闻报就在购物中心往南不远的街口，今年是他进报社的第12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今天上午，人事局管图章的大姐终于在他的辞职报告上盖了戳儿。端详着那鲜红的圆，鲁岩有终点又回到起点之感，来报社报到那日也是这个圆。想到此，不仅对这个圆肃然起敬，心想，这圆若串在一起，那可就是人的一辈子。

手机响了，是章牧打来的。鲁岩说：“你老先生躲哪儿去了？满世界找你都找不着。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顿饭吧？……为什么？我要去白大夫老家了。……我能认识哪个白大夫？白求恩呀！我要去加拿大了。……对，移民。”

章牧是鲁岩在北大法律系读书时的同学，刚出校门就考了律师证，先在一家官办律师所干，几年前趁着行业改革的春风，和所里三位同行串通好了，来了个集体大逃亡，在东城某写字楼里租块地方，成立一家私营律师所，摇身一变成为合伙人。几年下来，腰包渐鼓，房子有了，还买了辆桑塔纳2000，比鲁岩的两厢夏利气派多了。

鲁岩并非不爱钱，只是挣钱的欲望不够强烈。他比较看重精神享受。迈出校门后，鬼使神差地离开一诺千金的法律界，跳入耍笔杆子的新闻界，一干就是12年。

桑塔纳2000怎么了？不也是一台发动机四个轮子吗？能开到天上去？鲁岩边开车边想，只可惜他的夏利无法领会精神胜利法的精髓，照旧喘着粗气前行。

鲁岩在报社的地位等同于这辆夏利在长安街的地位。虽然拥有名校学历，工作能力也强，可偏偏无法和领导建立起亲密关系，他看领导很近，领导看他很远，对他最强烈的关心永远止步于那句极土的吃了吗。行政职务只当他是圆心，无论大小虚实，一律和他保持半径的距离。就这样，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群众岗位上。去年评上副高职称，他忽然有山穷水尽的预感，正高向来只属于三种人：领导自己，领导的忠实下属，业务水平超凡令领导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群众。鲁岩显然和这三种人没有交集。再混下去，无疑是个终身龙套。

认清形势后，鲁岩决定不再蹉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递交了移民申请。经过漫长等待，终于拿到加拿大移民部颁发的签证，于是便有了人事局大姐的红戳儿。

长安街的确安全，车子压根儿跑不快。鲁岩平时总嫌塞车，可今天心情不同，他从这缓慢的行进中居然感觉到慢三舞步的惬意。

鲁岩拨通妻子沈小越的手机：“喂，晚上别做饭了，咱们和章牧他们……”

突然，右前方不知打哪儿蹿出一名交警，打出礼貌但威严的手势，示意鲁岩路边停车。

鲁岩一惊，忙说：“哎，小越，我得挂了。……哦，没什么，遇上熟人了。”

鲁岩乖乖地把车停到路边，心里颇为紧张。

“你好，请出示驾照。”交警上前敬礼。

鲁岩忙掏出驾照递上。

“不知道开车不能打手机？”

“我没……”

“没什么？是我看错了？你没打手机，是吗？”

鲁岩忙赔笑：“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交警开出的罚单有狂草之风。

鲁岩一阵心痛。罚单已出，是何意思已不重要。

白天的罚单没有影响晚宴的气氛。两家五人准时相聚在东三环一家川菜馆，章牧夫妇、鲁岩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海淀区五一小学五年级少先队干部鲁真真。

“鲁岩，搞得够神秘呀！临走才告诉我，不够意思吧？”章牧揶揄说。

鲁岩一脸委屈：“这你可冤枉我了。我要不是舍不得你，还能拖到现在？不信你问小越。”

沈小越笑笑，不置可否。

“你歇了吧。舍不得还走？得，以后找你还得先办签证。”

鲁岩嘿嘿一笑，似乎在替加拿大签证官向章牧表示歉意。

“你一说要去加拿大，我就给餐馆打了订座电话。我说来这家，可周曼非要去南粤人家，说粤菜够档次。我说，鲁岩去的是多伦多，你还怕他将来不让粤菜给吃腻了？就这样，就到这儿来了。”

“你看你，解释什么？我说川菜比粤菜便宜了吗？我说川菜比粤菜便宜了吗？我没说呀！”

“你还没说哪？都说两遍了。”

沈小越和周曼相视而笑。

“其实，吃饭只是形式，主要还是交流感情，你说是不是？”鲁岩问。

“这话我爱听。”章牧点点头。

吃到一半，鲁岩借口上洗手间溜了出去，他走到前台，掏出钱包。

漂亮的女服务员抬起头：“兰花阁吗？已经付了。”

“付了？”鲁岩一愣。

正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从后面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章牧。

鲁岩明白过来：“你这是干什么？不是说好了我们请嘛。”

“什么我们你们的？省省吧，你还怕到了加拿大找不到花钱的地方？对了，上午打电话时你说在西单买西服，都要走了，你买西服干吗？”

“穿呗。”

章牧踌躇片刻，说：“我同事的弟弟前几年移民去了加拿大。据他说，他弟弟带过去好几套西服。可后来基本没穿，西服都快长毛儿了。穿得最多的就是一条牛仔褲，本来打算郊游爬山时穿，没想到成标准装了，一穿就再也没脱下来。”

“你同事的弟弟在加拿大干吗？”

“具体干什么不清楚，反正不是车间就是仓库。出国前在一家研究所当研究员，天天看显微镜。现在是天天看放大镜，看车出的零件合不合格。你看，都是镜子，俩片儿换成一片儿，差距立刻就出来了。”

鲁岩明白章牧的意思，可心想，倒霉的人哪儿没有？怎么就一定是我呢？

北京是大都市，到了晚上也不打蔫儿，相反看上去比白天更加抖擞，商铺霓虹闪烁，街上车流如梭。

沈小越开车，鲁岩坐在旁边，女儿真真已经躺在后座上睡着了。

沈小越看了鲁岩一眼，问：“你怎么看上去恍恍惚惚的？”

鲁岩喷着酒气说：“唉！要和章牧分别了，有点儿伤感。”

“离开每日新闻报，你是不是也挺伤感？”

“伤感？为什么要伤感？”鲁岩撇撇嘴，仿佛沈小越问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问题，“工作十几年，没听过一句贴心话，你说，我犯得着伤感吗？对咱这号平头百姓来说，分房子，评职称，算是人生大事了吧？可从来都是随波逐流，你那颗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也没任何人帮你一把，就像池塘里的小鱼小虾，有食你就活着，没食你就死球，活得无声无息，死得无踪无迹。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沈小越嗯了一声，她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悲哀，但是她知道，鲁岩是小鱼小虾。

“既然咱这张热脸捂不热人家的冷屁股，那就别捂了，免得弄一冻伤。”鲁岩停顿一下，说，“小越，你猜我现在在想谁？”

“还能有谁？不是你妈就是你爸。”

“不，我在想孔子。”

沈小越笑了：“你可真逗，你想他干吗？”

“据史料记载，当年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途经郑国时与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很着急，逢人就问，看没看见我老师啊？有个郑国人说，我在城东门见到一个人，看上去很疲惫，累累



若丧家之狗，那人大概就是你老师吧？子贡听完拔腿就往城东门跑，到了一看，果然，孔子正蹲在墙根儿底下呢。哎，你觉得我跟孔子是不是特像？”

“还是别像，要像了，那不等于说自己像丧家狗吗？”

“别说，我觉得我现在就像条丧家狗。”

“你是不是喝多了？”

“一点儿没喝多。你知道我当年进报社什么样儿吗？那真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我觉得手里握的不是钢笔，而是真理，我下定决心，我要在报社干一辈子，这辈子我除了吃米吃面剩下的就是吃钢笔水了。可到后来，干着干着我就找不着北了，我发现自己整天飘得忽的，觉得挺美，其实就是个糠心儿萝卜，除了糊弄自己，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有。”

“那你也不能把自己比喻成狗啊！”

“狗怎么了？孔老夫子算是圣人吧？他都不怕当丧家狗我怕什么呀？再说了，狗多厚道呀，它跟着你，护着你，不给你使绊儿，不给你下套儿，要是周围人都能像狗一样对待你，你该偷着乐才对。”

路旁，一幢气派的大楼灯火辉煌，仿佛一支伫立在夜幕里的巨笔。

沈小越努努嘴：“喏，你们报社。”

鲁岩没有睁眼，他太熟悉那座大楼了，在即将离开时，他忽然不忍心再看它。移民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字眼，它不仅意味着远离故土，远离亲人，更意味着脱离从前一直仰赖的精神营养，进入一种前途莫测的拔根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又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无人知晓。

鲁岩一家在恋恋不舍中告别北京，经过12小时飞行后抵达温哥华机场，办完入境手续后转乘加航国内航班，又经过4小时飞行，终于抵达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鲁岩和沈小越推着堆满旅行包的行李车来到大厅，却没看见说好来接他们的人。

“秦志勇怎么还没来？”沈小越焦急地问。

秦志勇就是要来接机的人，是他们和这座陌生城市唯一的焊点。

“别急，再等等。”鲁岩嘴上说不急，眼睛却忙不迭地四下张望。

“我们没见过他，只通过几次邮件，他就能认出我们来？”

“他说他会举个牌子，上面写着咱们的名字。再说，我这儿有他的电话……”突然，鲁岩两手按住肚子，眉毛拧成一团。

沈小越忙问：“怎么了？”

“好像要闹肚子，刚才在飞机上就不舒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赶紧上趟厕所！”

没等沈小越张口，鲁岩已经溜烟跑开了。

坐在椅子上看漫画书的鲁真真乐了：“妈，我爸刚才在飞机上跟人家多要了一听可乐，准是那听可乐闹的。”

沈小越训斥：“别瞎说！”

“妈，秦叔叔如果不来接我们，我们是不是就没地方去了？那晚上我们住哪儿呀？”

“这孩子，净说丧气话！”沈小越不高兴地说，“今天是咱们到加拿大的第一天，要说吉利话，这样咱们家以后才能顺顺利利的，知道吗？”

鲁真真似乎听懂了妈妈的意思，认真地点点头：“嗯，知道了。”

二十分钟后，鲁岩迈着四方步回来了，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态。

沈小越憋住笑：“真行！到加拿大头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你就给人家这见面礼？”

鲁岩一本正经：“内急可是头等大事，要不为什么管厕所叫一号呢？对了，我刚才在厕所遇见一人，我刚进去时，他占着厕所间。我着急呀，边拍门边说英语催他。你猜他出来后说什么？他用中文问，你是中国人吧？你说奇怪吧？”

“这有什么奇怪？你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可不就是中国人嘛。”

“我当时说的是英语，他怎么不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他肯定是从我的英语发音中判断出来的，可我一直觉得我的英语发音还不错，有点纽约味儿呀。”

“还纽约味儿？我看是海蛎子味儿。”

“海蛎子味儿？”

“你不是海边儿长大的吗？”

“那也比你那北京的糖葫芦英语强。”

说完，两人哧哧地笑起来。

沈小越止住笑：“行了，别贫了。赶紧给秦志勇打电话吧。”

鲁岩应承着走到旁边的公用电话旁，仔细阅读完英文使用说明，确认自己塞入的硬币不会被无情吞噬后，才按照步骤投币拨号。

“喂，请问秦志勇在吗？……什么？打错了？……你听我说。……喂！”

鲁岩还想辩驳，对方却不想和他浪费时间，重复了一句冷冰冰的“打错了”，就把电话挂了。

沈小越焦急地问：“怎么回事？”

“他说没这人。”

沈小越一下子紧张起来：“啊？你不是说这号码是他给你的吗？”

“是呀！我先打他手机，手机关机。我又拨了他住处的座机，可是接电话的人说没这人！”鲁岩一脸茫然。

“号码没错吧？”

“绝对没错！前天我还给他打过电话，就是这号码，保证错不了！”

沈小越慌了：“他不会不来吧？”

“不可能！价钱都谈好了，他有什么理由不来？钱都到手掌心了，他还能让它顺着指头缝漏下去？”

“怎么不可能？他要是突然有急事儿呢？他不来，大不了不挣这几十块，可咱们怎么办？人生地不熟的，带着这么多行李，咱们上哪儿过夜？”

“请问是鲁先生吗？”

一个沉稳浑厚的男中音从后背后传来，鲁岩和沈小越顿时明白，接他们的人来了！此时，在两人听来，这声音的悦耳程度绝对超过杨洪基的男中音。



鲁岩转过身，见一个中等身材、身板十分结实的中年男子站在面前，他手中举着一块白纸板，上面写着“北京，鲁岩”。

鲁岩喜出望外：“对对对，我是鲁岩，你是秦先生吧？”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我是秦志勇。对不起，路上塞车，来晚了。”

“没关系，我们刚下飞机，正好在这儿休息休息。”

鲁岩笑笑，很大度地把根本不存在的轻松感强行拉到自己身上。

秦志勇和鲁岩推着行李车走在前面，沈小越和鲁真真跟在后面。

“老秦，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人好像是东北口音，说没这人，我们家这位一下子就急了。”鲁岩说。

“怕我不来，是吧？”

沈小越不好意思地一笑。

“他是刚搬进来的房客，只知道我的英文名字。你说我的中文名字，他不知道是谁。”秦志勇解释说。

鲁岩明白过来，扭头对沈小越说：“你瞧，虚惊一场吧？人家这儿平常都用英文名字。”

秦志勇笑了：“其实也不是。鲁先生……”

“老秦，你还是叫我鲁岩吧，我爱人叫沈小越。”

“好。你在国内是干什么的？”

“记者。”

“记者？”秦志勇神情有些异样。

“怎么？”鲁岩有些不解。

秦志勇忙说：“哦，没什么。”

出了机场不久，车子就驶上高速公路。秦志勇告诉鲁岩，这是东西横贯多伦多的401城市高速公路。下了高速，车子驶上市内大道，依然跑得很畅快。鲁岩心中不禁感慨，北美就是北美，连车子的地位都比中国的高，可以撒着欢儿跑，不像北京街上那些车子，走走停停，憋屈得像受气的小媳妇。

七扭八拐，车子停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四人下了车。

秦志勇指着房子说：“就是这里。房东两口子是湖南人，女房东叫彭爱华，人挺热情的。”

鲁岩和沈小越抬头打量着眼前的两层小楼。

沈小越用手碰了一下鲁岩，羡慕地说：“真不错！搁北京这就算别墅了吧？”

“什么叫算？本来就是。”

秦志勇笑笑，没说话，类似的话他听过N个版本，这几乎是所有新移民的开场白。

正在这时，一辆银灰色的丰田佳美驶来，行至他们对面突然慢慢停住。车窗降下，一名男子摘下墨镜，朝四人这边张望。

秦志勇扭了一下头，不经意地发现车上的男子在打量他。

男子关掉发动机，下车，走过来。

“秦志勇？”男子端详秦志勇片刻，惊喜地叫出来。

“陈建业？”秦志勇也看清对方。

陈建业在秦志勇肩上重重一拍，大声说：“志勇，真是你呀！”

两人紧紧握手。

陈建业看了看眼前的房子，问：“你住这儿？”

“不不，刚从机场回来，接朋友。”

陈建业把目光转向鲁岩，不觉一愣。鲁岩也睁大眼睛。

“哟，是你？”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秦志勇疑惑地看着他们。

鲁岩忙解释：“我们刚才在机场洗手间撞上过。你好，我叫鲁岩。”

“我叫陈建业。幸会。”

两人握手。

“建业，你刚从机场回来？”秦志勇问。

“去德国出了趟差。哦，需要帮忙吗？”陈建业看了一眼车上满满的行李，热情地问鲁岩。

“哦，谢谢，不用了。”鲁岩连忙摆手。

陈建业从兜里掏出两张名片，分别递给秦志勇和鲁岩，说：“这是我的名片。别说，咱们三个还真有缘，我和志勇是大学校友，和鲁岩是机场厕友……”

“厕友？”沈小越不解。

“一起工作的叫工友，网上聊天的叫网友，我们俩是在厕所认识的，不就是厕友吗？”

陈建业的话逗得四人哈哈大笑。

陈建业看着鲁岩，慨叹说：“我和志勇失去联系好几年了，要不是你们一家移民来多伦多，我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所以，我得感谢你这个牵线人呀，有空坐下来聊聊。”

“建业，你住在附近？”秦志勇问。

“就在前面，隔两条街。好，你们忙，我先走了。”

陈建业同秦志勇和鲁岩握手道别，上车走了。

秦志勇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陈建业的车子驶远，这才想起三人还在一旁等着，歉意地说：“对不起，耽误时间了。走吧，彭大姐在等咱们呢。”

彭爱华家的漂亮房子与鲁岩和沈小越关系不大，因为他们住在地下室。地下室很宽敞，也很简陋，两张软不拉叽的双人床垫搭在一起拼成一张大床，两张印有尿花的单人床垫搭在一起拼成一张小床。

入夜后，鲁岩的后背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张所谓的床和平共处，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你烙饼哪？”沈小越推了他一把。

鲁岩嘟囔：“睡不着。”

“你就不能老实点儿？”

“垫子太软，老往下陷。”

“我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翻来覆去，把我也弄醒了，你让我怎么睡？”



移民

鲁岩霍地坐起来，烦躁地说：“你怎么睡？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睡？你好歹还睡着了，我从躺下到现在两眼一直瞪着，我不比你困？”

“那能怨我吗？你看看，这叫床吗？”沈小越也坐起来，拍着身下的床垫说，“弹簧少了两个不说，软得像海绵，睡这样的床你还想要多结实？你以为还是咱北京家里的穗宝床垫呢？”

“叫你这么说，我就活该睡不着觉？”

“既然出来了，就别怕遭罪！”

鲁岩忽地提高了嗓门：“我怕遭罪？还不都怨你？当初我说去移民接待站，好歹能有张床吧？你看现在，一个月的房租都交给人家了，这不就得睡三十天的破床垫？”

“我怎么知道他们家条件这么差？早知道这样我也不会同意住这儿。”沈小越自知理亏，声音比刚才小多了。

鲁岩叹气说：“在北京时，房子再小，条件再惨，咱们不也是睡在床上吗？现在可好，席地而卧，快成盲流了。唉，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哪！”

“好了，别生气，凑合凑合，不就一个月吗？”

“都已经住进来了，还能怎么样？我看彭爱华家的日子过得挺紧张，你看他们家客厅，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地下室这些旧床垫旧桌椅，我看都像是捡来的。”

“靠打工过日子，能不紧张吗？不过也看个人。陈建业和秦志勇都是清华的，可你看现在，一个是IBM的工程师，一个是跑车拉客的，这差距有多大？”

“这不稀奇。我问你，同学这两字儿怎么讲？”

“就是一块儿上过学读过书呗，还能怎么讲？”

鲁岩摇摇头：“不对，同学的意思是说，在学校里是相同的，出了学校就可能天上地下了。秦志勇当年能进清华，说明他不是一般人，可后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就是另一回事了。”

民以食为天，对新移民来说更是如此。第二天上午，鲁岩和沈小越买了两张车票，来到位于太古广场的一家华人超市。进入超市，鲁岩顿觉有些不适，片刻才明白过来，这是因为充斥在耳边的广东话和货架上满眼的繁体字所致。这还都在其次，关键是标价，数字本身没有问题，可乘上汇率就很让人心疼。出了店门，鲁岩立马想开了，对沈小越说，既然身在加拿大，就得彻底忘掉汇率，总算来算去，每次买东西都得心疼半天，这不是给自己上刑吗？可是马上又说，咱们要是用英镑换加元就好了，那样就不心疼了。沈小越白了他一眼，说他净想好事儿。

在TTC站点等车的时候，鲁岩手里拎着几个大塑料袋，顾此失彼，把一瓶香油打碎了，为避免殃及其他，只好忍痛扔进路旁的垃圾箱。直到晚上吃饭时，沈小越还在念叨这事儿，说那钱在国内能买好几瓶香油呢。鲁岩说，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不提汇率，一块就是一块，所以，就是一瓶香油。这样想着，两人心里逐渐平衡下来。

通过这次购物，鲁岩和沈小越意识到，秦志勇帮他们联系的这个临时住处有个致命缺点，就是离华人超市太远，每次买东西都要坐TTC，那可是要花车票的。于是两人商量好，提前寻找新住处，一到期就从彭爱华家搬走。

没想到，鲁真真的入学也遇到麻烦。加拿大小学实行就近入学，但要提交相关证明，证明自己就住在学校所在校区。鲁岩和沈小越刚来，什么材料都没有，又因为是临时居住，他们和

彭爱华并未签租房合同。没办法，只好让彭爱华的儿子用白纸写了一份证明信。三人拿着去了附近的小学。不想对方不承认，还说，既然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转走，何必不等到那时再入学呢？鲁岩和沈小越感到对不起女儿，没想到鲁真真很想得开，说自己带着国内的课本呢，可以在家里读书。鲁岩很高兴，连夸女儿有觉悟。

晚上，鲁岩在厨房洗碗，沈小越和鲁真真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在路边看见一台旧电视机，让鲁岩给搬回来。

“坏的吧？”鲁岩用怀疑的语气问。

“不试怎么知道？万一能看呢？好歹家里有个声响，真真还可以听听英语呢。”

按照沈小越指示的路线图，鲁岩很快找到了那台旧电视机，很大，是老旧的卧式。鲁岩蹲马步，弯腰，正要像举重运动员一样发力，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鲁岩断定是沈小越，催促说：“小越，快，帮我扶一下！”

身后没反应，鲁岩转身刚要埋怨，却见面前站的人并非沈小越，而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

“你想要这台电视机？”女人轻声问，淡淡的南方口音。

鲁岩一脸尴尬，干笑着点点头。

回到地下室，鲁岩把电接通，打开电视机，却发现只有几个台，杂音刺耳，主持人鬼影般晃动在雪花背后。他嘎巴嘎巴变换频道，无奈主持人均不肯露出庐山真面目，每个频道都是闪烁的雪花。

鲁真真很失望：“爸爸，怎么看不了？”

“这得问你妈，人家都是从商店买，你妈是从路边捡。”

“坏的？”沈小越走过来。

“多新鲜！好电视机谁扔路边上？你以为加拿大人都有钱到这程度了，没事儿扔电视机玩儿？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费那牛劲了，害得我差点儿把腰闪了。”

“没事儿吧？”沈小越关心地揉揉鲁岩的腰。

“腰倒没事儿，人可丢大发了。刚才正好遇上一大姐，就住咱斜对面，算是邻居吧。”

“这丢什么人？新移民有几个没捡过东西？”沈小越不以为然。

“至少也算不上光彩。”

“你这人就是好面子。捡台旧电视机你都嫌丢人，那将来要你去捡旧桌子、旧椅子、旧床垫、旧……”

“行了！”鲁岩不满地打断她，“你能不能少来点儿旧的？你都快成四旧了。”

“我这不是为省钱嘛！哎，你刚才说遇到咱邻居了？”

“哦，长沙来的两口子，女的姓姚，男的姓谢，来多伦多看闺女。”

晚上，鲁岩坐在电脑前半天没挪窝儿。沈小越觉得奇怪，上前一看，发现他在搜索英美人常用名，就问他看这个干什么。鲁岩说，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几乎人人都有英文名，他在给全家人找名字。沈小越一听乐了，说干吗费那事，直接用中文名字的拼音不就得了？鲁岩连连摇头，说那不行，外国人记不住。憋了半天，鲁岩一家终于有了洋名，沈小越叫简，鲁真真叫琳达，鲁岩叫爱德华。鲁岩得意地问沈小越，自己的新名听来是不是有几分欧洲贵族的味道？沈



小越打趣说，挺土，不如直接叫华盛顿。鲁岩笑着说不行，那有冒充美国国父之嫌，美国人会骂他。

鲁岩很快发现彭爱华家地下室的一大缺点，潮。每次穿上晾好的衣服，总觉得湿乎乎的，很不舒服。鲁岩想起在彭爱华家走廊里见过烘干机，于是去找彭爱华，不料彭爱华说烘干机坏了，这几天正准备找人修呢。可是，他从同为房客的冯羽那里听到了相反的情况，冯羽说昨天晚上烘干机还在用呢。

沈小越眨眨眼：“彭爱华没跟咱们说实话？”

“那我不敢说，不过，冯羽说的肯定是实话。”

冯羽住在楼上，是个天津小伙，在约克大学商学院读研究生。鲁岩在那晚去外面扔旧电视机时碰上他。冯羽很有礼貌，打听出鲁岩的姓名后就亲热地称他为鲁哥，鲁岩听了心里暖呼呼的。

“她是怕费电吧？我听说烘干机费电，好多房东很在乎。”沈小越猜测。

鲁岩哼了一声：“能费多少？咱们又不是总用，再说了，房租里面本来就包括电费。不行，明天我得跟彭爱华说，不行就当场试试，如果没坏，看她还能说什么。我们是住户，有权利用的。”

鲁岩在“权利”两字上加了重音，他不能让权利的价值被埋没了。

第二天，鲁岩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找到彭爱华，礼貌但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烘干机坏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彭爱华显出诧异的表情。

“没事儿，我以前用过烘干机，没准儿我给你捣鼓几下就好了呢。”

面对鲁岩的热情，彭爱华一时无话可答。

烘干机轰鸣着转动起来。彭爱华脸红了。

鲁岩不动声色地说：“彭大姐，你看，好了！”

“咦，真的好了。怎么搞的？前天还不能用呢。”彭爱华的惊讶很逼真。

“可能是操作不当。”

“坏了，肯定坏了！”

这时，彭爱华的丈夫赵玉田趿拉着一双拖鞋从楼上下来，黝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令人想起冷冰冰的执法者和悲戚戚的送葬者。

彭爱华忙问赵玉田：“哎，你是不是修过？”

“什么？”赵玉田一时没反应过来。

彭爱华背对鲁岩向赵玉田频挤眼，暗示他赶紧接话。

赵玉田明白过来，瓮声瓮气说：“嗯，我修过了。”

“你看，我没说错吧？是坏了，刚修好的。”彭爱华总算对鲁岩有了交代。

“赵大哥手真巧。”鲁岩奉承说。

“其实，烘干机对衣服不好，容易把衣服磨坏。”彭爱华说完瞄了赵玉田一眼。

赵玉田没看鲁岩，快快地说：“地下室不是有晾衣绳吗？”

“这两天阴，衣服晾完后还很潮。”

赵玉田哼了一声：“也就你这么说，以前的房客从没提过。”

“是啊，从没听他们说过。”彭爱华在一旁帮腔。

鲁岩不悦：“如果下面能晾干，我肯定不上来。还好，烘干机没坏。”

“没坏？你这话什么意思？”赵玉田两眼斜睨着鲁岩，露出不满的神情。

“我是说，烘干机工作正常，你们不用花钱找人修了。”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说我们故意骗你啊？”赵玉田陡然提高嗓门。

“我可没这么说。”

“哎哟，鲁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彭爱华埋怨说。

“彭大姐，昨天我来问借烘干机用，你说坏了，可今天一用，一切正常。我说烘干机没坏，这话有错吗？”鲁岩有礼有节。

彭爱华一时无言以对，只好把脸扭向一边。

赵玉田却不依不饶：“你是房客，当然无所谓，你知道吗，烘干机很费电的！”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不会常用。可是我们的房租里包括电费吧？”

“烘干机本来就很少用，你出去打听打听，有几家用烘干机？”

“很少用？那你摆这么个东西干吗？”

“这是我家，我爱摆什么摆什么，用不着你管！”赵玉田被鲁岩激起火来，“你要搞明白，是你租我的房子，不是我租你的房子，我作为房东有权利约束你！”

鲁岩冷笑：“这话我还头回听说。咱们既然是租赁关系，在法律上地位就是平等的，怎么我就只有受约束的份儿呢？”

“道理很简单，你租我的房，就得守我的规矩，不能为所欲为！”

鲁岩恼了，大声质问：“谁为所欲为了？你把话说清楚！”

正在这时，沈小越从外面冲进来，一把拉住鲁岩，埋怨说：“怎么了这是？有话不能好好说？”

“就是，鲁先生，我们没说不让你用，干吗发这么大脾气？”彭爱华说。

沈小越忙赔笑说：“彭大姐，对不起！他这入就这样，你和赵大哥多担待。”说着赶紧拉鲁岩一把，催促说：“快走啊！”

沈小越推搡着鲁岩出去了。

赵玉田两手叉腰，摆出胜利者的姿态，气哼哼地吼：“一个租房子的，牛什么牛？在别人房檐底下过日子，就得学会低头！臭脾气！”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彭爱华不满地白了丈夫一眼。

回到地下室，鲁岩一屁股坐在床沿，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

沈小越埋怨：“你也是，犯得着跟他吵吗？”

“怎么怨我？明明是赵玉田跟我吵！”

“你不是已经把衣服放进去烘了吗？那不就完了？”

鲁岩愤愤地说：“我是受不了那份儿气。说实话，我没有当面把事儿说穿，就算是给他们面子了。你瞧赵玉田那德行，好像我用一次烘干机赚了他们家多大便宜似的，最后还像训小孩子一样训起我来，说什么加拿大没几户人家用烘干机，蒙傻子哪？烘干机不烘衣服烘什么？烘土豆啊？”



“这也不能全怪他们。”

“不怪他们怪谁？怪我？”鲁岩不服。

“我听说烘干机确实费电。彭大姐两口子都是打工的，收入少，计较点儿也在情理之中。彭大姐说过，以前有两个小留学生住在这里，用水用电大手大脚，一两件T恤衫也要扔进去烘半天。没办法，他们只好请人在机器上加了个小装置，必须投硬币才能用。”

“别人浪费不等于我们浪费，我们因为急需才用。”

沈小越耐心开导：“话是这么说，可房东和房客就是这种关系，谁都不想吃亏。再说，咱们在这儿就住一个月，怎么不能凑合一下？吵完了还要一起住，你说多别扭？以后压着火，行吗？”

鲁岩点点头：“知道了。谁叫咱住在人家房檐下面呢？”

鲁岩和沈小越本打算买一部手机，可没想到一下买回两部，卖手机的告诉他们是新推出的家庭计划，两部手机之间任打，手机不花钱，3年合约期满，手机归机主所有。两人觉得很划算，于是痛快地把钱交了。

刚从太古广场出来，眨眼工夫，鲁岩忽然不见了。沈小越正在着急，手机响了，电话里传来鲁岩嘿嘿的笑声。沈小越喝问他跑哪儿去了，鲁岩叫她往右看。沈小越转过头，只见鲁岩拿着手机从一个广告牌后走出来。鲁岩满意地说，通话效果很好，以后两人之间就算有电话专线了。

手机有了，联系人却是零。鲁岩忽然想起秦志勇和陈建业，于是给两人各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的手机号。在多伦多，他也只认识他俩。两个就两个，有毛不算秃。

两人到家已是下午四点，推门进去，屋里静悄悄的。

“真真？”沈小越冲里屋喊。

没有应声。

“真真？”鲁岩也喊。

还是没有回答。

沈小越边换拖鞋边说：“这孩子，肯定又戴着耳机看光盘呢。”

两人走进厨房，把几个购物袋放在地上。

因为没窗户，卧室里一片漆黑。沈小越走进去，摸索着把灯打开，眼前的情形让她愣住了。鲁真真歪头趴在桌上睡着了，面前摊开一本语文课本，一包干吃面剩下一半，一片碎屑散落在她头发四周。

沈小越心里一阵难过，轻轻唤道：“真真，妈妈和爸爸回来了。”

“孩子饿半天了。”鲁岩心疼地说。

沈小越轻轻晃动女儿。鲁真真醒了，抬起头，两眼惺忪，好像刚从一个长梦中醒来。

“妈妈，爸爸，我等了你们好半天。我原来想，把课本从头到尾看一遍，你们就会回来了。可是我看完好半天了，你们还没回来。我饿了，家里只有这包干吃面，我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听着女儿的絮说，沈小越眼圈红了，她把女儿抱进怀里，自责地说：“乖女儿，都是妈妈不好，妈妈和爸爸这就给真真做好吃的去，好吗？”

鲁真真高兴地点点头。

“真真，爸爸买了大虾，你喜欢吃清蒸大虾还是油焖大虾？”鲁岩疼爱地拍拍女儿的后脑勺。

“油焖大虾！”

“好咧！”

亲人之间常常是这样，当一方心有亏欠时，总会以物质的方式来弥补，比如，当没有时间陪伴父母时，就会送上一些补品，好像金钱就等于时间。鲁岩和沈小越让女儿孤零零地在家等了大半天，心里很不落忍，直到女儿美美吃完油焖大虾后，两人心里才舒坦了些。

说来也怪，鲁岩和沈小越白天跑了一大圈，晚上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小越，你觉没觉得在地下室睡觉不舒服？按说咱们睡得不少，可每天起来还是头昏脑涨，我估计是通风不好。”

“瞧你这话说得，通风好那还叫地下室？”

“关键是白天晚上都得开灯，我觉得自己都快成蝙蝠了。我在网上看了，好多人建议新移民不要住地下室，说潮气重，对身体不好。”

“这谁不知道？可钱呢？”沈小越对鲁岩的新发现不屑一顾，“搬到上面空气是好，可什么都得合用，尤其是厨房，我可受不了。还有冰箱，几家人的东西全放在一起，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单租一层，可那样的话租金太贵。”

“唉！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却成了地下工作者。”

“你不是说了吗？现在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那就先干地下工作吧，什么时候抗战胜利了，你老先生再转到地上。哎，对了，我想报个英语班，学学英语。”

“英语班？”

“嗯，就在前面教堂里。我前天路过时打听了，是政府为新移民办的，免费，现在就可以报名。”

鲁岩从不认为这种英语班对提高语言能力有多大帮助，可毕竟是个公众场合，总能获得一些信息，比待在家里强，于是表示支持。

第二天上午，沈小越来到教堂。走廊里已经有几个女人坐在长椅上，有人怀里还抱着孩子。显然，大家都是来报名的。沈小越走过去，一个三十岁出头，看上去很干练的女人指指身旁的位置，示意她坐下。

“你也是来参加英语班测试的？”沈小越坐下后客气地问。

女人点点头：“嗯。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刚登陆。听说这儿有免费的英语班，我就想来看看。”

女人笑了：“其实也不算免费。咱们申请移民时不是交过登陆费吗？政府把其中一部分拨出来，办了英语班。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沈小越语气里流露出钦佩。

女人扬了扬眉毛，问：“你是北京人？”

“是啊。”

“我也是。”

沈小越笑道：“嗯，打一开始就听出来了。”